

雙
井
錄

七八

15
1907
5

15
1907
5

輟耕錄卷第七

趙魏公書畫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闊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

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十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

乏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二等
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金鰲山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
重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度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
秋龍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
跨之石窪為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
櫂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
難固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
無聲天地老兩宮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

無健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群閹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爲異人也時住持僧

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爲六龍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徒今日得覩天日帝喜勅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鰲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安人也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
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
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爲勝
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鬱幽泉琮瑋若鳴
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
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
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
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
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
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

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
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
里人以爲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執張甚
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派離他處識者
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
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
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
絕無有也

斛銘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察余內子之曾大

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嘯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古仁人之心者矣內子之太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孝感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自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間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

因讀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第言舜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雙自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雖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諱天佑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刺把都

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朱鷺子而
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屈戌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
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
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
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
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

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
及天壽節太朝賀時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
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

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

淡紅
色嬌

避者達

深紅色石
薄方嬌

昔刺泥

黑紅
色

古木蘭

紅帶黑黃不正之色
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
深綠色

助木刺

中等明
綠色

撒卜泥

下等帶石
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

上有白水

馬思良底

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

上等深青色

你藍

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

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貓睛

貓睛中含光一縷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乞里馬泥

即河西甸子文理麤

荊州石

即襄陽甸子色變

黃巢地藏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
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
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信因竊念
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
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
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
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
算生培取時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
鄰家疑其爲盜告其姊之夫嘗爲吏者吏詢之嚴不
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

主一巨室悉以充亢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
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
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
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置榻下二
夕間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歸共取視鏽
鏤如故啓寵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
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
下剽掠寶貨歷三西百年至于我朝而爲編氓所得
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
甲自以爲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爲

貪婪妄求者勸

鴛衾

孟蜀主一錦被其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
作一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
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
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奚奴溫酒

宋李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
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
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

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采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掛牌延客

江右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閭人不為通

刺苟不出日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買宅有識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待士

恒陽廉文正王

希憲

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

布魯

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為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諸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下品內王弟昭文館大

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爲通報王友讀書登不答薊公出整復免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字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白當詣政事堂及出慚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檻縲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擲掄之薊公復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

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頗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教者也

雇僕役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儉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

坊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志異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

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婆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爲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

十五本三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為時識尤可異也

課馬課音驟

俗呼牝馬為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客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為入客作飽食而已

鹹杭子

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杭子按齊

民要術用杭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矣

鷹背狗

北方凡阜鵲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穀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于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鵲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官制資品

[illegible][illegible]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曰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於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入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義奴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悉爲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鞠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於一達宦家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

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
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
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生有難奴救脫之分內
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
命以佐燕乃憤言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
定來尅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
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戕戕睢孽
蔓乘兵塗眡膏國武之興喑爾尸素營賄朋城弗典

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讐服倒授太
阿謙以承天廓不白暑雨冰網常淪隳綫絕罔憑胡
爲優徐倡治容倚市衿鬢妖驅之俾侑樂頰玉肆詈
無陵兢噤謳褫舞餘怒髮植鬚髻鉛爲鋼刃割膺載
營霸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惡啣愧死莫懲二儀磅
礪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
塍爾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譽聲繩繩汗瀆流回清
激蓋吳嘗室其少女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齒者一
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
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據高郵城叛召官奴毛

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金以刃裂口立命繼之罵至死不絕後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果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沐寬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當是時也姦兒得志執焰熏天雖厚祿重臣義冠世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而無有爲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爲世

勸惜哉

志性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揭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恠事竟不可曉

粥爵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黥料十二名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魯花赤卒不避譴斥力爭以爲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赧還金絕交

曹公克明鑑號以齋宛平人爲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

陽王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丁包見寄未及啓封漫爾置篋箚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爲苦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爲惠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爲何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

畫師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時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曆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

劉命若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着筆因取紙連粘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劉曰子能不耻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裸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為之果善

輟耕錄卷第七

輟耕錄卷第八

寫山水訣

黃子久散人

公望

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

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

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

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

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

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榦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

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少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

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
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惟異便當
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
看雲來卽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
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原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

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
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
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
皆可爲面臨筆之際始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
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自然後著筆若無題自便不

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糝糊能畫此者爲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自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曾次寬濶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

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鄧山房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爲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泄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

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南高峯頂爲隱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狗站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于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冷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于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誦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必齧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字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

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弟弟姝，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微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

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入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滕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噬枯藤驚鵝聲亂功收蔡蜩蜚飛來妙過滕復請和雲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

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乏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乏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入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

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

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關節梯媒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於趙娟相適，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趙娟本岐主愛妾，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太官，無不待載。權執指薛卓爲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軋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騖以關節緊慢爲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

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爲無祖矣

市利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

老苗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爲人陰鷙酷烈嗜
斬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
推以爲長王事曰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
有衆習鬪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
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旣得旁
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

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
奔潰度楊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
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
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
里爲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
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
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
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獐荅刺罕等無
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
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

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
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
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
之蠻盡繫瓠種屬曰猫曰猓曰獠曰狠狠字
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
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
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
者盡取而靡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
老羸者甚奴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垂幼者曰賴
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首

者畜為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
即剽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
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
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
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
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則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
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為已
有越五十由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
杭苗將吳太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橋
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完者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

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足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遵里古思建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爲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爲鄮塢計用法刻深任執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談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

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驟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章女以先牲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國以民爲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爲之將若相者在

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
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爲又無他奇謀遠畧
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櫪而使赴犬羊耳
尚冀保民命爲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
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爲快實亦自取之也
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
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夷
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
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
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

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
國家之本剝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知之何矣
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雙硯堂

周待制月巖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梈兒坊初義
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
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旣成遂名雙硯堂
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看登庚申科仕至惠州
判官虔字弱齊俗謠爲梈兒云
嫁妾猶處子

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色而答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間人也

聶碧窓詩

京口天慶觀三聶碧窓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國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王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

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又咏胡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

玉腴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脰是也

蟹斷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乏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
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
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
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
仙子之類

岷江綠

大師伯顏擅權之日剡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本兒不花
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

二曲以風之太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
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
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
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
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
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
兒水

溫暾

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
煖溫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溫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爲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輕生如此荅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

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

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爲首大信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乏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意

龍見嘉興

攜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首風怪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太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一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入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麓橋望太湖而去時左在家家去城可二里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爲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星入月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西柵口方掀篷露坐忽見三星大如栲碗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晏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為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三星入月算曆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往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僂孝姑反戈下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

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來克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為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分野顧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軍中禮士

浙省參政董公搏霄字孟起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兵戊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克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

鰲既恭且和然復取其所長而任之若量公者可謂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

不耐煩二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輟耕錄卷第八

